

# 水仙子诗调

何公卓 著



华文出版社出版

# 水仙子诗调

楊秀枝題

何公卓 著

華文出版社出版

# 水仙子诗词

何公卓 著

---

出版发行:华文出版社

编 辑:湖北赤壁文学院

开 本:850×1168大32开 120千字

2006年12月出版 印数:1000册

---

ISBN 7-5075-0660-6

---

定价:人民币20元 港币:20元

## 序 言

### (一)

在桂平市老年大学诗词学习班执教十多年的何公卓老师，是中华诗词学会会员、青峰诗社社长、桂平诗词学会副会长，他的《水仙子诗词》行将付梓面世，我很高兴地遵嘱为序。

《水仙子诗词》500多首，词作占60%以上，分为《子夜歌》、《湘妃曲》、《子六子花词》、《水仙子词》；其他是《大海子汉俳》、《潇湘子散曲》、《牵牛子诗》、《八六子联律启蒙》八个专辑，与及《对联小辑》。其青年时写的《子夜歌》取意为黑暗过了，光明快要来临的意思。其内容对当时腐朽现实多所揭批。例如：“漫须夸，中原鼓鞞又挝！”“开门翻把盗招来！”“山河将见日沉沦！”“同胞堪痛四流离！”“哀鸿失所更谁援？”等。讽刺当时龙茗县参议会的“尽瘠群体独尸肥！”“只许黎民吸北风！”《卜算子》“酒海肉林不厌多，知否民膏髓！”《山居即事》“求情未得三爷谅，恶仆豪奴已捉鹅！”“金圆抛出金条入，充耳不闻群怨声！”“明来暗去沽人肉，计担论斤赌券钞！”词牌《声声怨》中“污吏纵横从巨款，平民饿死有谁怜！”想见其对黑暗现实的憎恶，对平民苦难的同情之一斑。在反对黑暗追求光明到来的同时，写了《浣溪沙·欲曙》“东方渐见太阳红。”《闻全国解散》则曰：“从今喜作太平民！”喜悦之情溢于言表。时

代孕育了这位青年爱国诗人。

《子六子花词》专咏百花。全部以拟人的比兴手法描绘，形象生动感人。例如《菊花》“凭吊处，忆英名，秋风篱畔缅公灵。黄花默默如含恨，似惜‘冲天’志未成。”用黄巢故事演释。《木兰》一章则以木兰从军故事为内容。《杏花》“娇体态，倩人扶，多情恰似故人姝。可怜佯醉憨痴态，惹得诗人笔乱涂。”《睡美人》一首更充满娇憨之态令人可爱可怜，你看“小妹悠闲典雅称，婷婷袅袅不胜情。惯嗔姐姐催妆急，慵困娇憨笑不应。秋气爽，晚风轻。似曾试酒带微醒。清波作枕沉酣处，小睡方甜唤不醒。”真是呼之欲出。百种花卉，风情迥异，其写作技巧之精妙，读之者可不为之赞叹乎。

何老中老年期间的作品已达炉火炖青的境界。《水仙子词》是杂题专辑，写景、咏物、咏史、感时感事、旅游、题赠、歌颂、庆贺等等。其中有些题材还是古今未经人道语过的，例如观音摆渡要收钱：“钱多买得优先渡。”弥勒佛开脐眼敛钱：“不耐清贫来下界，故开脐眼乞钱财。”他如《过美人关题壁》、《宋太祖杯酒释兵权》、《皇帝新义》、《尼姑还俗结婚》、《问东风》、《人面桃花》、《寄语孙大圣》、《蝴蝶梦》、《马寅初放屁》等等题材，古往今来有谁写过？《湘妃曲》一辑以怀念亲朋的离情别绪为主题，写得婉约情真。《潇湘子散曲》、《八六子联律启蒙》则匠心独具，而《联律启蒙》更是力纠古今人写的“声律启蒙”多袭用前人的成句之弊。为其晚年之作，篇幅所限，不详述了。

## (二)

此书创作的艺术有着与众不同的特点：

一、运用通俗平易的语言和浅近的文言。不生造令人难以读懂的词语，基本上不用典故。偶然出现少数典故，也是普通常用的。

二、不用平水韵、词韵或新韵，采用《诗韵新编》中的能通韵的十四部韵，保留入声的半新半旧韵。

三、善于运用拟人的比兴手法创作，尤其在咏花木咏物等方面更为突出。

四、试创新词牌，如《声声怨》、《添字南歌子》，颇为成功。后者还获得 2004 北京华夏国粹文化研究院授予“国学创新优秀成果奖”金奖。在运用其他词牌创作时，敢于在必要处加衬字，使该句更畅达，也是一种改革。例如《点绛唇·南昆铁路通车》中“三百座穿山道”的“座”字；《祝英台近·冬游大藤峡》下片第三句“又涛声乱如煮”的“又”字。如果不加衬字“又”，这句话就觉得与上句似乎很难连接起来，不加衬字“座”，那么“三百穿山道”读起来便觉得别扭了。

五、基本遵守词牌格律。但有时为了不因律害意时，大胆变通违律。例如《浣溪沙·观音阁题壁》下片：“恶棍善人争拜谒，同祈菩萨赐祯祥。教我如何作主张？”“教我”句如果勉强守律，便无法表达这典型意义了。

六、善于在每首诗词最重要的“结穴”处尽量留有余味，使人读了诗味隽永。见本文前举各例外，不妨多举几例：

如“那更长条，牵愁绾恨，来作风前舞。”“问取黄鹂佯不知。”“犹记别伊时，低垂两鬓丝。”“欲将片刻留将住，引线穿针故故迟！”“犹记小庭秋月夜，忍泪低鬟。”“凭槛望，霓霞艳满江浔。”“头壳当然得保全。”“飞落枝头认旧痕。”“皇帝原来是畜生！”等等不一而足。

七、“诗胆”是作者另一特点。作者敢于反映特殊时代的特殊现实。例如《无题》“擂台打出万斤亩，好汉挣来一朵花。”《争肉》“惟恐迟来分得瘦，必须快去好争肥。”《夜战》“支书擂大鼓，战士奋长缨。……倒身田埂上，鼻息忽雷鸣。”《水利工地》“一肩挑十担……支书作榜样，摄影记一番。将这来报喜，取得奖旗还。”《耘田》“日日耘田迈步过，一天两亩算甚么。任君细细精工作，我的工分比你多！”

对于不正之风，也都强力谴责。例子甚多，不胜枚举。

其次是对于人们认为“神圣”不可侵犯的神佛，也诸多揶揄讽刺。例如：《弥勒佛开脐眼》“不耐清贫来下界，故开脐眼乞钱财。”《观音摆渡》“钱多买得优先渡，管你英雄与贼婆。”《寄语孙大圣》“师兄你的金箍棒，休再拿来摆样看！”《佛前祈福》中间两联“如来批转金刚办，弥勒又令罗汉行。菩萨掷交行者拟，唐僧偏叫老猪评！”等等等等。

### （三）

桂平市老年大学开设诗词专业学习班之始，即聘请何老执教。十多年来，何老殚精竭力，精心备课，亲自编印讲义，细致批改和评讲学员的作业，严抓过“三关”。在他的悉心引导下，使不少学员从不知诗词格律是什么到基本学

会写作诗词。部分学员还能出版发行个人诗集,很多学员的诗作还在各种诗刊发表。学员学有所得,感念师恩,在欢送何老师离退时的送别会上,纷纷朗诵自己的惜别诗词,表示殷切的惜别之情。依依不舍的场面令人感动。

为了纪念市老年大学建校十五周年,选刊了历年来 60 多位学员创作近千首(副)诗联,出版了老年大学的《诗词选集》。选集中的作品,皆出自何老师哺育之手,功不可没,在此,作为老年大学常务副校长兼诗词班主任的我,谨代表学校和诗词班的历届学员向何老师致以衷心的感谢。感谢他对我校诗词教学的建树,祝他的《水仙子诗词》光荣面世。并祝愿何老师长寿,永葆青春!

杨子江

2006 年 6 月 29 日于滨江花苑

## 一斑管见论华章

老诗人何公卓先生的《水仙子诗词》将付梓出版，曾两度来信要我为他的诗词写序。我同他是老同学、老诗友，我们俩阔别了30多年后，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我从外省调回家乡工作，才得联系上老同学的关系。此后，彼此的诗词创作偶有交流。凭着我接到那不多的作品，可以窥见他那深厚的文学底蕴和熟练老到的艺术技巧。他那质朴、精纯、情意真切的创作风格，俨如他的人格风范。“诗品如人品”，信不虚也！他这本诗词集，包容量颇大，总共有五百余首之多，惜未能全览深读。自己又深感写序的才力不足，因而对写序一事两次婉辞。最近又来信说：如果不暇写序，希望对他的作品选取一、二个作个品评也好。说到这里，我就推辞不过啦！就不揣冒昧，姑作妄评如下：

### 夜 战

夜战方酣处，中天月独明。

支书擂大鼓，战士奋长缨。

禾把东西撒，肌肤蚊蚋叮。

倒身田埂上，鼻息忽雷鸣。

该诗，何老写于1956年“生产卫星”上天，全民大狂热的年代。上了年纪的人，当年心头的热火早已冷却，回顾当时自己扮演的无论是什么角色，都会引起深深的自我反思，有时还为自己那时的所作所为而窃笑。现在读这首诗，

过去的历史画面又会清晰地重现眼前。该诗的首联,首先点明人们参加突击割稻的时间是在夜里,月上中天已是深夜,战斗还方酣未艾。第二联“支书擂大鼓,战士奋长缨”,这进一步的形象描绘,充分体现出那时热烘烘的场景,人气极旺,豪气冲天。但人不是机器,就算是钢铁之躯,也受不了蚊蚋不停的叮咬,加上精神不支,就出现了第三联所描写的“禾把东西撒”了。到了如此深夜,不断的高强度劳动所造成的体力消耗,使人疲惫不堪,有的突击者一躺到田埂上就不能自我克制而酣睡起来,且发出如雷的鼾声了。末联是点睛的精彩的一笔,读后给人留下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象。全诗朴质无华,明白如话。但意境深邃,笔锋凌厉,入木三分的刻画,让人过目不忘。

### 普天乐·梦游井岗山

驾祥云,到革命摇篮地。但遥见千峰瞬变,万壑争驰。琼玉泻,螺髻峙。想见当年镰锤帜。换人间,跃虎腾骊。人心归一,众星辅弼,四海竞迎曦。

据我所知,或者据我的推算,何老没有到过井冈山。正因为他没到过,才有这梦游之作。该曲首句虚拟他驾云到了井冈山,表达了他对革命圣地的景仰。接着描写井冈山群峰在云雾缭绕中百般变幻,万壑奔腾,水如玉,山如螺髻。这些分明是诗人的美妙想象,并非真正的现实景象,但却反映了诗人对名山圣地那种天真仰慕之情。曲的上半以洒脱的笔触勾勒多彩多姿富于诗情画意的山川景象,为下半讴歌革命胜利作了有利于发挥主题的铺垫。在这块

美丽神奇的山水之区，就是当年工农红军虎跃龙腾大显身手之地，多次反围剿的胜利，博得广大劳苦大众的拥护和全国各界人士的支持，终于打出井冈山，北上抗日及解放全中国。全曲洋溢着作者热烈的对革命历史的眷怀之情。作为一个人生道路并不平坦，而且有了岁数的人，还能永葆对革命那种童心爱意，虽历尽沧桑而不变，真是难能可贵的呀！

对以上两首诗词的点评，仅是个人的愚见，不是对整个集子的评价。所论有不妥之处，望何老和读者予以指正。

胡剑豪

2006年4月26日于平南

## 公卓老诗词读后感

我不会作诗，却有读诗的癖好。每有余暇，辄以吟诵唐诗宋词及邑内诗家词人作品为乐。公卓老早年曾惠赐他的诗词稿二册。去年桂平市老年大学编辑出版诗词选集，有公卓老佳作十余首。近闻公卓老又将有新诗集面世，欣喜之余，觉得有些话要在这里说说。

公卓老诗词功底深厚，他的作品有的借物讽喻，针砭现实，寓意颇深。如《本事》、《弥勒佛脐开一眼戏作》、《鹧鸪天·观音摆渡》等几首；有的抒发作者对祖国对家乡的眷眷之情，情文并茂，如《念奴娇·山河颂》、《鹧鸪天·盛世桃源》等几首；有的描述日常生活，生动有趣，表现了诗人的豁达与乐观主义精神，如《添字南歌子·夏夜》……

惜我于诗词写作毕竟外行，对公卓老诗词的评价难免予以“隔靴搔痒”之感。与其献丑，不如藏拙，这里还是不说了吧。

公卓老已是耄耋老人，但他仍发挥余热，担任老年大学诗词班教师，孜孜不倦地为育人做贡献。他一直活跃在诗坛上，并被推选为贵港市诗词学会理事、桂平市诗词学会副会长。他一直坚持诗词创作，并不断有佳作问世。这种老有所学、老有所为的精神，诚属可贵。

公卓老饱经沧桑，历经磨难，但他从不气馁，从不消沉，而是积极向上，乐观豁达地直面人生。这可以从他的诗词中看得出来。请看五言诗《新芽》：“历劫根犹在，春来又发

芽。更逢甘雨泽，将见盛开花。”再看七言诗《枫》：“万卉遭逢浩劫空，劫余犹剩一丹枫。任佢霜露重重压，依旧春花一样红。”这两首诗，可以说是作者的自况。作者还把自己亲历的一些农事写得轻松而有趣，请看《牧牛杂咏》：“驱犊青山放，随身笔一枝。任凭牛吃草，枕石便敲诗。”好一个“枕石便敲诗”！可以想见，公卓老的许多诗词，就是这样在既艰辛而又愉快的劳动过程中作出来的。

多么可敬、可爱的词家诗人。

凌崇征

## 自序

### ——我是怎样走上创作诗词道路的

“问君能有几多愁，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”（李煜《虞美人》）

“别时容易见时难。”（李煜《浪淘沙》）

“花自飘零水自流，一种相思，两处闲愁。”（李易安《一剪梅》）

从小没有受过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的洗礼，只在两年制的中学课本上读过几篇“剪不断，理还乱”、“春花秋月何时了”、“碧云天，黄叶地”等小词。此中很受李后主、李清照词中感情的影响，这和我青年时离乡别井，思念家乡和亲人的感情有所碰撞。在这碰撞的启迪下，勾起了也写些来表达一下的愿望，依样葫芦，涂抹了几首《相见欢》、《捣练子》，反复吟哦，觉得有些莫明其妙的意思了，比初学写七言句要“成功”得多，于是便下苦工，痴心钻研起来。除了抒写些离情别绪之外，对当时的社会现实，也给予我抄抄写写的源泉。从1943—1949年这几年，便积累了几十首反映对抗战中的“不抵抗主义”以及社会上的丑恶现象，加以揭批。这就是《子夜歌》的命名所在了。以后得到了不少学习填词的资料，眼界便开阔了些。社会环境复杂了，题材丰富了，使我在诗坛上游荡起来，几十年如一日，堆积了千多首东西。为了总结这些辛苦捡来的微末货色，选出五百多首较为像样的东西，集为《水仙子诗词》。其中

分类成辑，解放前的名《子夜歌》，以示黑暗快要过去了的意思。集相思、怀念的为《湘妃曲》；咏花木的为《子六子花词》；杂咏的为《水仙子词》。其他还有汉俳、散曲等辑。律绝名《牵牛子诗》，另有《联律启蒙》等。总其名曰《水仙子诗词》，总算费尽妄想的苦心了。

有人问我词的“师承”关系，回答是：“喜欢谁，谁便是我的师父。”具体的说，喜欢词家三李、欧、晏、温、韦、苏、辛和清代的纳兰性德。以及一些女词人和近当代一些词家。在写作理论上颇受傅东华对李易安词的“清空论”、各家的“余味论”影响。妄想学这些技巧，但实实在在总觉模模糊糊的，涂抹起来，猫不像猫，狗不像狗，什么也不象，更不像大虫了。由于没有古典文学做靠山，用词造句只好用些欠雅的平易通俗的浅白语言了。这也许是很大的“欠雅”的缺点之一吧。

谨以这些不伦不类的断壁残砖，抛将起来，或可勾引来一些令人涎垂三尺的精金碧玉，也未可知哩！

水仙子

草于 2006 年四面酷暑围攻的仄平庐中

## 自报家门

何公卓,男,汉族,原名柏枝。阳历 1921 年 5 月 20 日上午九点钟由“天外天”迷迷糊糊地跌落中国蛮荒的广西桂平油麻乡郑村村的平坡山中,与青峰山为邻。瑟缩于青峰脚下的红尘中奔波不息。挣扎在莫明其妙的环境中,活活埋葬了一生。由“国民”升级为人民后,有幸作为次级五保农民,樵牧为生,人号牧牛奴,自称牵牛子,绰号水仙子。隐居于仄平庐中。生性好吟吟唱唱些平平仄仄,学涂抹些仄仄平平的蹩脚四句,嫌他不成样子,转学起长长短短的句子来,如此这般,唱起来歪歪斜斜的颇觉有些趣味,于是沾沾自喜起来,颇不寂寞,遂被那些“鬼使、神差”迷住,困扰了一生,挣扎不得脱身。如此,播弄了我 60 多年,竟然积了不少下里巴人。忽然心血来潮,异想天开,便向垃圾桶中仔细搜索,居然捡得富贵人家吃厌用残而丢弃了的原装烧烤,因此喜不自胜,聚集起来,也装模作样招摇起来。将它包装一新,无以名之,盗取雅名曰《水仙子诗词》,当然骗不过那些高贵的高人雅士,只供一些与我同味的诸公玩玩而已。那有“传世”的福分!

言归正传,回想 1980 年时,见各地“诗社”林立,颇有些“油水”令人垂涎,引起了跃跃欲试的野心,于是怂恿了乡贤潘仲容前辈,纠集了“臭味”相投的潘文京先生和李雅飞、何鹏等,也撑起了“青峰诗社”的三角小旗,不识天高地

厚妄自提出以推尊填词、写律绝为主的倡议，招摇于省内外，居然得到各地在野诗社的响应，扭转了单纯专以征对为主的狭小局面，颇为得意也。

潘老过世后，即自封为社长，总揽来稿的生杀大权，于是臭名昭著于四海之内。忝为中华诗词学会老会员，可是“拙作”未被《中华诗词》青睐过。熊掌既不可得，只好捡些小鱼小虾了。不要小看它，这些小鱼小虾却颇有些野味哩。有不少不入流的在野刊物，专门收罗这些小鱼小虾之类的东西，可以出头露面了。因此，挣得了桂平诗词学会副会长当当，尝足了“长”字的滋味。不知谁嘴巴多，居然怂恿市老年大学领导，叫我去充当起该校诗词学习班教师来。自己不自量力，冒然去试试。居然能和几十位诗词爱好者混了十多年，教他们学会了把“平平仄仄、仄仄平平”排列成阵，搏得他们欢呼鼓掌，堪以为慰。又曾和杨宗鸾先生合编《金田诗词》集，编得有些“那个”，使得有些人看了发出嘘嘘之声，深以为愧。碰巧李广超先生对鄙人的拙词给予青眼，将24首送入《二十世纪中华词苑大观》，又将其中的17首掙入《二十世纪名家词选》中，真令人像小鸟儿东窜西跃起来。更有甚者，把本人的贱名硬放入《中华诗人大辞典》当代卷中和《中华当代诗词艺术家大辞典》、《世界诗词艺术家辞海》等书，给戴起了“名家、诗人、诗词艺术家”的尺八高帽来吓唬人。

在试试参与中国老年报社主办的“中华颂”大赛中，《祝英台近·邓公百岁诞辰赞》居然侥幸给我一等奖。霍松林